



海岩青春小说

海岩 著

绑票

群众出版社

海岩青春小说·漫画本子

绑票

海岩 著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绑票 / 海岩著;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5.5

ISBN 7-5014-3432-8

I. 绑… II. 海… III. 中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27293 号

绑 票 海岩青春小说·漫画本子

著 者: 海 岩

责任编辑: 张 蓉

封面设计: 张晓光

责任印制: 连 生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67633344 转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 编: 100078

网 址: www.qzebs.com

信 箱: qzs@qzebs.com

刷: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

印 张: 2.125

版 次: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014-3432-8/I · 1461

印 数: 0001—6000 册

定 价: 20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。

绑 票

绑
票

绑
票

早上，刑警队副队长李文江胡子也没刮就来到办公室，队长傅冬说：“你这几天干什么去了，家也不回，你老婆找你找疯了，以为你出事了。”

队里的刑警金大保路过，插嘴说：“以为你牺牲了。”

李文江说：“我这几天不是帮着分局检查区里的几家夜总会吗，你知道的。”

傅冬说：“我和你老婆解释了，说你去夜总会找大喇去了……”

李文江：“什么？”

傅冬说：“啊，是抓大喇去了，你老婆不信，说抓大喇也得往家里扔个电话呀。别忘了，她现在可是怀了你们李家的下一代呢，这时候的女人，男人可得疼她。”

“噢，是忘了打电话了。”李文江嘟哝了一句，坐下来拨电话，电话没人接。

傅冬拍拍他肩膀，“而且她明天过生日。”

李文江茫然地眨眨眼睛，这时电话响了，正是李文江的妻子。李文江少不了把这几天没回家的原因仔细解释一番。妻子在电话里的口气虽然十分平静，但话却极难听：“你觉得是我扯你后腿呢，还是孩子扯你后腿？说实话我们娘儿俩不想成为你的累赘，你不想要孩子我把他打了去。”

李文江赔笑说：“你别这么说呀，我不是还兼着我们这儿对面小学的辅导员吗，过些天让我给他们上法制教育课。我这几天都准备到半夜三更，我也是没办法，你明天过生日不是，我都想着呢，我都有安排，都有安排，明天正好是星期天。”

星期天，李文江带妻子到公园划船，他们队里正在热恋的妞妞和高博安凑热闹也跟来了，租了两条小船，四个人在船上又吃又喝又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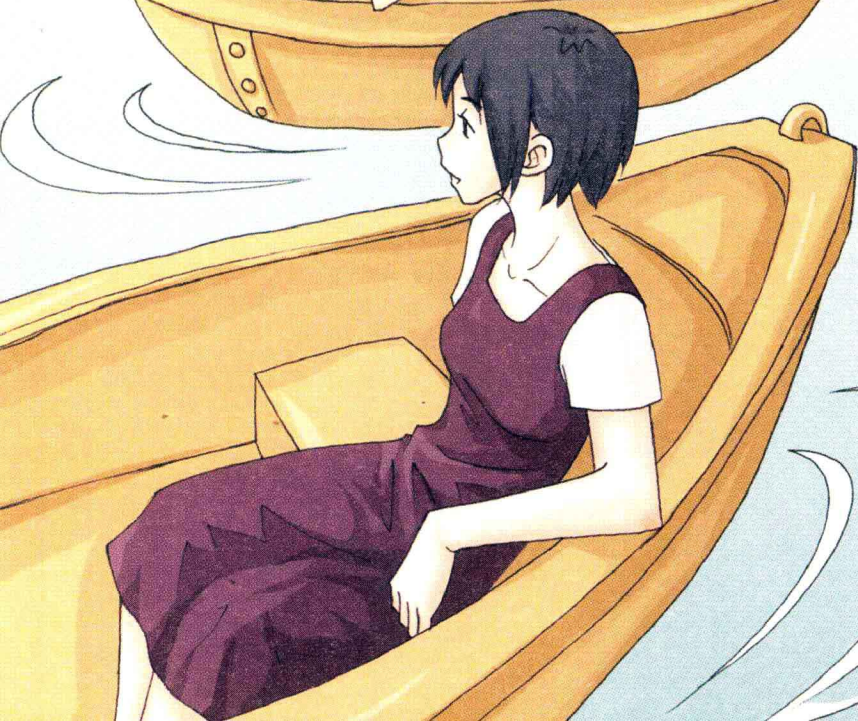
李文江看妻子情绪挺好，便说：“哎，我说，你以后别老拿孩子说气话成不成，老这样咱们孩子非折寿不可。”

妻子说：“我也是没办法，你说我这身子一天比一天不方便，我心里也越来越紧张，你倒一天比一天轻松潇洒，两手一甩人都见不着。”

李文江说：“你这才几个月，不是还没到动不了的份儿上吗。”

妻子说：“跟你说也没用，你以为女人怀孩子特舒服是吗，早知道





这样当初咱们别要不完了。”

李文江皱眉说：“怪我不好成不成，你又说气话，其实我这工作性质你不是不知道。”

“是啊，你的工作是够特殊的，每天到夜总会去抓大喇，够刺激的，我看你对这个特感兴趣。”

李文江正要争辩，忽见迎面驶来一只大船，他急忙挥桨避开，摇摇摆摆险些被大船撞翻。

大船上欢声笑语，是一个显然比较阔绰的家庭包租的豪华游船。船上一个女人随手向下泼茶，正泼了李文江妻子一头一脸。

“嘿，怎么回事！”

大船上的人听到李文江的叫声，从船的一侧探头向下看，泼茶的女人说：“对不起啊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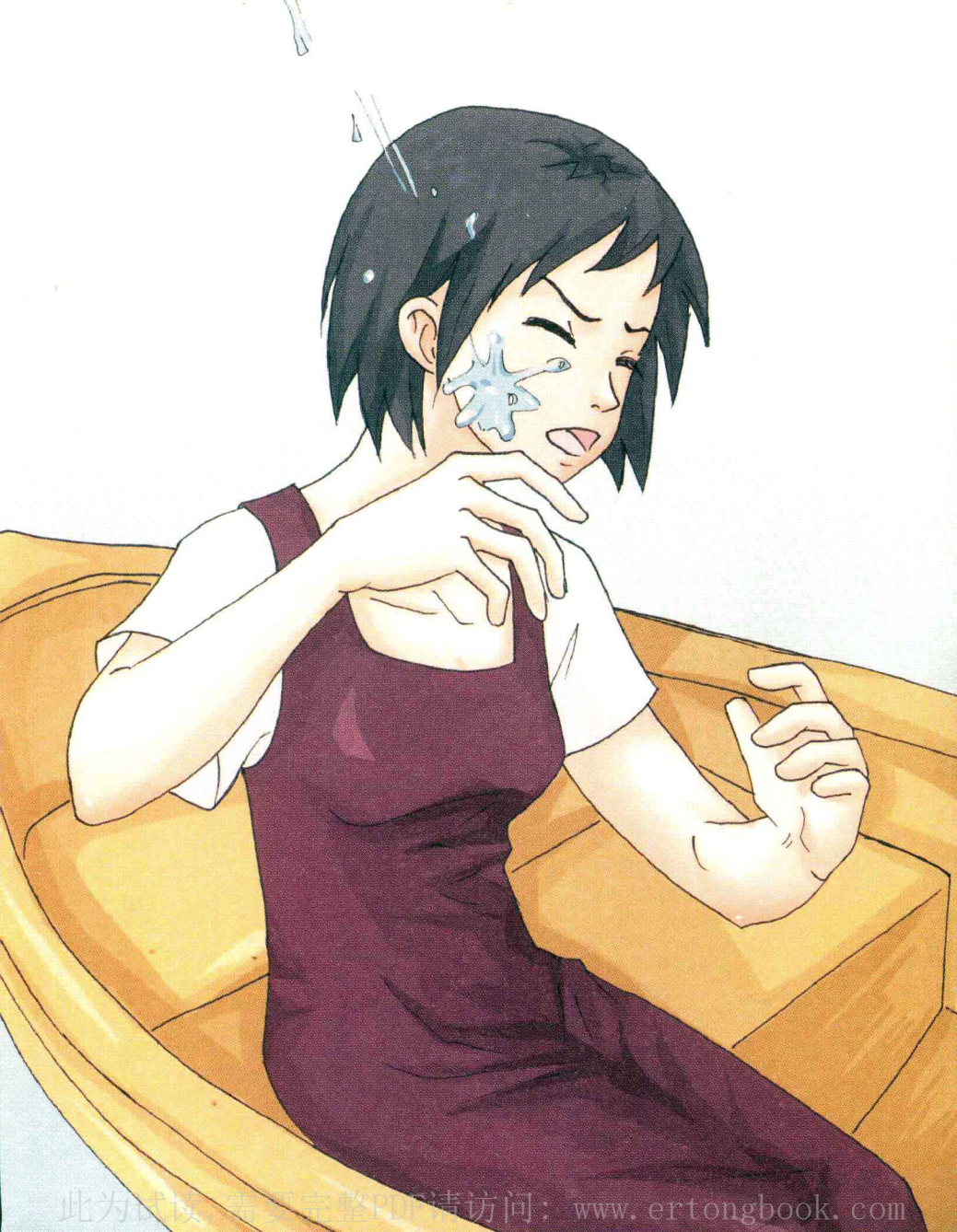
李文江说：“对不起就完了？”

大船上一个年轻的汉子喝得半醉，大声反问：“都跟你道对不起了，你还要怎么着，又不是成心的。”

李文江把眼一瞪：“你们怎么为富不仁啊！”

小高和妞妞也把船靠过来，“怎么啦？”他们看见李文江妻子狼狈的模样，争先恐后地表示关怀和义愤：“谁弄的，怎么那么缺德呀。”

大船上一个中年男子走到船边，拱手道：“抱歉了各位，这是我爱人，刚在实在对不起。怎么着，是不是能给我留个地址，改日我上门赔礼道歉，或者你们说怎么着，都成。”



中年男子的诚恳使事态缓和，受害者说：“算了吧。”李文江和小高、妞妞等又教训了大船上的人几句，口气却是原谅了。

妻子低声发狠，“我就没过过痛快日子。”

这事过后没几天的一个上午，李文江和队长傅冬去刑侦处开会，路上，李文江对傅冬说：“当小学辅导员的事你另外找个人吧，我实在没时间。我老婆现在怀孕了你知不知道，这警民共建的任务我实在应付不了。”

傅冬问：“你老婆怎么样了？”

李文江眼看窗外，似是不愿多说的样子：“还那样。”

傅冬又问：“反应大吗？”

李文江先愣了一下：“什么？噢，还行吧，可能还不到时候，不过脾气比过去大了，动不动就烦。话怎么绝怎么说，唉。”李文江叹口气。

这时汽车忽然像受了传染似的也发出沉闷的叹息，傅冬轰了半天油门，汽车还是气喘吁吁地抛了锚。傅冬下来，把前罩盖打开。李文江也下来，“怎么啦？”傅冬把腰哈在机器上，没答。

等他们把汽车鼓捣好，磨磨蹭蹭对付到刑侦处时，二楼的小会议室里已经坐了满满的人。墙上乱七八糟挂了些示意图，一个干部正在背书似的做着讲解：

“总而言之，从这些情报分析，近几年来，从缅甸、泰国、云南这些地区运出的毒品，由于数量不断增大，要从东北边境省份向东亚国家运输，必须有一些中转站，包括我们这里，目前有迹象表明，也可能存在

这条贩毒线路的中转据点……”

傅冬和李文江缩着头从人缝中挤进会议室，悄悄坐在角落里。

讲解结束后，处长站起来发言。

“今天这个会，主要是为了给大家脑子里增加点新情况，沟通一下信息，使大家在日常工作中能够比较留意这类问题。下面，我们把公安部最近转发的几个案例再给大家念念……”

会议开得又长又臭，到中午才散。傅冬和李文江走出办公楼，上了汽车，李文江问：“行吗？不行干脆打电话叫他们接我们……”

傅冬试着发动汽车，不料，一下就把发动机打着了，“瞧见没有，这叫邪不压正。”傅冬得意地把汽车开动起来，开上马路。

汽车顺利地跑了一阵，在一个前不搭村后不搭店的路段，又抛锚了。

“怎么回事，你这是正气不足啊。”李文江说，傅冬板着脸跳下汽车，打开盖子，把头埋在机器上折腾了半天，才无可奈何地抬起头，这时，他不期然地看到了前方不远的有一个路标，“你看——”他指点给李文江，“天无绝人之路吧！”

路标上写着：“大寿汽车修理厂”。

当大寿汽车修理厂的人把他们的汽车拖到这里时已经是午后两点。厂长张大寿——正是几天前租乘游船的中年男子，热情厚道地为他们沏上茶，说：“真是不打不成交，你们还真能找到我这儿，不愧是公安



局的。”

李文江摆手说：“那事过去就过去了，我们正好路过这儿，车坏了，才找过来的，没想到是你开的厂，那天我一看你这样儿，就知道你准是大款。”

“大款不敢当，我这是小厂，一共几个修理工，小本经营。我在山东当了十六年的汽车兵，这也算是我的老本行。”

替傅冬他们修车的修理工走进屋子，正是那天船上和李文江抬扛的年轻汉子，红着脸跟他们打了个招呼，对张大寿说：“姐夫，没什么大毛病，换了个火花塞。”转脸对傅冬说：“不过你们这车也够年头了，该扔了。”

正说着，屋里的电话响了，张大寿接了，“什么？对，我是大寿汽车修理厂……怎么啦，爆胎啦，什么车呀，你们有备用胎吗……啊，好，你告诉我你们在哪儿，点将台东路，等我记忆……”

挂上电话，他把记好的地址交给年轻汉子：“长勇，就这儿，有个‘面的’，爆胎了，他有备用胎，你去给换一下，你开那个小工具车去吧。别忘了带发票。”

叫长勇的年轻人走了，张大寿领着傅冬他们走出屋子，介绍说：“这是我爱人的弟弟，技术还不错。”他们一边走，一边随意参观了一下这个车厂，乱七八糟的院子，一排半封闭的车库，几辆待修的破车，李文江在一辆很旧的老式吉普车前停下，问：“这么旧的车，还有人开吗？”

张大寿说：“有啊，农村一个小厂的。”

“修车的钱，我看还不如买辆新的呢，再说，这么旧了，车管科还给年检吗？”

“这就是车主的事了，我就管修。”

他们又往前走，来到自己的汽车前，傅冬说：“结账吧，多少钱？”

张大寿笑道：“算了算了，就当是我给这位弟兄赔的礼吧。”

李文江连忙摆手：“别，别，两回事，一码是一码。”

傅冬说：“老板，你开发票吧，这是公车，我们回去能报销。”

张大寿这才从兜里掏出发票本，笑道：“行，那我就不客气啦，其实我跟你们公安局的人都挺熟，附近这派出所常到我这儿修车，都是免费。”

傍晚，张大寿开一辆小夏利，和厂里的会计一起回到家，进门便指指妻子刘长英已有身孕的肚子，问：“你今儿没不舒服吧？今儿我把王会计拉来一块儿吃晚饭，吃完咱们凑一桌。长勇回来了吗？”

“没有啊，他没在厂子吗？”

“下午他接了个活儿，两点多钟就去了，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，我还以为他干完直接回家了呢。”

刘长英也觉得奇怪，“没有啊。”

张大寿抬头看看墙上的挂钟，这时都六点一刻了。

他们等了半小时，天渐渐黑了，保姆把菜端上了桌子，问女主人，“吃吗？”

